

一个人的经历藏在他的记忆里,而记忆是无法被看见的,作为记忆载体的照片、日记、书信就经常代表记忆来发言,因为它们可以被看见,可以拿出来说事儿。它们都与记忆有关,但它们都不是记忆本身,充其量只是记忆的替身。一个人的经历永远贮存于他自己的脑子里,是完整的、鲜活的、流动的、与情感血肉相连的。一个人的生命记忆不需要照片、日记、书信这些物证来证明,这些物证只能配合我们重温往事,但真正的记忆不需要证明。

记忆,是个体的生动回想。王蒙先生在小说《青春万岁》序诗中写:“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爱,编织



在青藏高原看世界杯

余风

前段时间,“苏超”火遍全国。在电视上观看了几场直播,感受到久违的足球带来的快乐,让我回忆起多年前在青藏高原观看足球的难忘经历。

2014年我援藏期间,迎来了期待已久的巴西世界杯。我们浙江省援藏地点是号称“世界屋脊的屋脊”的那曲地区,平均海拔4600米,常年氧气含量只有内地的47%。严重缺氧导致呼吸困难,被称为“生命禁区”。在这种条件下,援藏兄弟们成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球迷。

那时的那曲地区没有酒吧等场所可供撒欢,由于缺氧风险,我们也不敢像内地球迷那样边喝酒边看球赛。当时公寓会议室没有电视机和球赛设施,七八位球迷挤在我的宿舍里蹭氧气看电视直播。开幕式那夜,巴西与克罗地亚首场比赛一开始,大家还凝神屏息,闷声静坐,生怕多说话心跳快耗氧大,但随着双方激烈比拼,高潮迭起,再也按捺不住,开始大声喊叫欢呼。一会儿,叫得最欢的那哥们开始张口呵呵发不出声,大家转头一看,他已经嘴唇发紫,呼吸急促。我连忙找来氧气瓶,他大口吸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吸取教训,大家自觉降低了欢呼声的音量。那晚荷兰与西班牙的比赛过于刺激,每次精彩进球,大家都准备欢呼雀跃,但每个人嘴巴大张着,想喊不敢喊,脸色憋得通红。忍着缺氧观看奔放的足球赛,真正体会到了那种痛苦并快乐着的感觉。

对全国大多数地区来说,六月已经进入夏季。但那曲地区极端低温仍常在零摄氏度以下,抽水马桶经常在夜里被冻上,必须到离公寓三百多米远的地方上旱厕。那天深夜零时阿根廷对尼日利亚,有位兄弟是阿根廷队的死忠球迷,尤其崇拜梅西。球赛开始不久,他突然内急,本想忍住,但肚子不配合。他先以迂回的技巧和加速度绕着我们,冲到卫生间,一看马桶已经冻上,随即以单刀射门般的速度打开门跑出去,临出门时还回头双手合十祈祷十分钟内不要进球等他回来。可偏偏在他跑出去不到两分钟,梅西大力射门球进了,又过了不到一分钟,穆萨在禁区左侧大力射门,把比分扳成了1:1。那哥们奔回来,目瞪口呆地盯着电视屏幕上的比分,大叫一声“这怎么可能!”等我们介绍进球过程后,他懊恼地捶胸顿足,大伙被他逗得忍俊不禁,在我的床上直打滚。后来梅西再次进球,率阿根廷以3:2出线,总算弥补了他的遗憾。

身处“生命禁区”,激情无法尽情释放,但不妨碍我们与全世界球迷一道共享这场不分民族、不分地域、不分海拔的狂欢。高原上的援藏生活缺少娱乐活动,世界杯足球赛带给我们一次酣畅淋漓的情感燃烧。真是令人终生难忘的奇特经历!

你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有太多的“明天”,所以要把所有接踵而至的日子编织起来,美丽如画,这是一个年轻人对未来的期待与梦想。但编织完了呢?王蒙在序诗结尾说:“有一天,擦完了枪,擦完了机器,擦完了汗,我想念你们,招呼你们,并且怀着骄傲,注视你们。”原来编织是为了想念,为了注视。所有经历过的那些零散的岁月,最终都被记忆纳入它的大叙事中,留待将来的想念、召唤与注视。十九岁的王蒙,写得好真好。

假如一个人失忆了,生病了,甚至死了呢?他经历的一切都被那失去的记忆裹挟走了,像一个小偷,把一个人的财产席卷而去。每想到这一点,我都会感到无比悲伤。一个人的经历,或者说一个人的记忆,是他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比钱,比权,比一切都重要,与生

记忆在找我

祝勇

生命同等重要。一个人没有了记忆,他的生命就成了一片虚空,像一张没有写过字的白纸。那些曾经坚实的、亲切的、带来了无数欢笑与泪水的日子,全都蒸发了,变成一片虚无。他所有的日子都等于白过了,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这从反向证明了记忆的价值——记忆是一个人一生中的最大财富,失去记忆才是真正的贫穷。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过一部电影《记忆碎片》,是根据他的弟弟乔纳森·诺兰的短篇小说《死亡警告》改编的,讲的就是一个失忆者找到自己支离破碎的记忆来找到杀妻凶手的故事。这部电影向我们展现了,失忆(哪怕是短期记忆丧失)是一件多么可怕、多么残酷的事。

可惜的是,记忆不能成为遗产,这笔财富不能遗传。它永远封存在一个人的脑海里,当这个人死去,他脑海里贮存的所有记忆都要归零,不能像血缘一样,延续到他后代的身上。所以记忆这种非物质,对身体这种物质有着高度的依赖。当肉身浪灭,记忆也就没有了附着之处,成了一滴失去了河床的水滴。

年龄越大,记忆就越经常回来找我,不是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就是在某个寻常的午后——阳光斜照进窗,空气中浮着微尘,我正端起一杯咖啡。它总是在我毫无防备的时候突然叩门,仿佛一个固执的访客。偶然翻读导演郭宝昌自传性散文集《都是大角色》,读到这样一段话:“人老了,爱忆旧。因为谈未来、理想、前途、命运都不那么理直气壮了。可忆旧你得有资本,一帮老家伙凑在一起,能说得唾沫星子乱溅的,一定是那些受过苦、挨过整、遭过难、历尽坎坷的人。”竟然跟我爸爸说的一模一样,如今轮到我了。其实不是我

在回忆,而是记忆在找我,那些经历过的岁月,零零散散,或者成群结队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有时竟令我潸然落泪。它们像我的肉身一样真实地存在着,那么真实,那么强大。

我这一辈子,没做任何惊天动地的事业,既没有升官也没有发财,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我把我的生命用于读喜爱的书、专注地写作。阅读和写作,构成了我生命的主要内容。书和文字,如同水和粮食,滋养了我的生命,让我的生命走向充实和丰沛。这种滋养虽然是静默无声的,却是源源不断的,用今人话说,是可持续的,不会因时、因地、因环境而废。阅读和写作,是生命的真正主权,谁也剥夺不掉。每当我回首往事,最感谢的就是它们,最值得言说的也是它们。辽海出版社向我约稿,我思量再三,还是决定把回忆写下来,把它们“固化”下来,因为大脑功能的退化而消逝无踪。在我眼中,回忆有着重大的意义。它不只是与失忆对抗,与疾病对抗,甚至也是与死亡对抗。我相信回忆是神圣的,也是伟大的,我们在回忆中重温了我们生命的历程,回忆就是捍卫自我,哪怕只是平庸、卑微、渺小的自我。

我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写回忆录,只有大人物才有资格写回忆录,就像“二十四史”里,只有王侯将相才配拥有“列传”,但没有资格写回忆录不等于没有资格回忆。当然,大人物的回忆是有着社会意义、历史意义的,普通人的回忆没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普通人的回忆只对他自己有意义,但对自己有意义也是意义,这世界上更多的是普通人,一个普通人借助回忆去观察人生,这本身就构成了意义,甚至是更大的意义,更接近生命本质的意义。

往事越来越遥远,人生经验却越积越厚,因此在回望过往的时候,不只是单纯地观看,而是带

着笑与泪对过往的一切进行重估。所以往事浮现出来的时候,它们已不仅仅是往事,而是带着当下的经验去与过往对话,是年长的自我与年轻的自我在促膝谈心。

晏殊写得好,“无可奈何花落去”,但接下来一句更好,“似曾相识燕归来”。所有消逝的时光,其实并没有真正地逝去,它存储在我们的记忆里,哪怕我们都遗忘了,它也存储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滋养着我们的人生,并会在某一个特殊的时刻里,如约而至。

因此,这不是一部“回忆录”。这只是一部有关回忆的记录。(本文为祝勇著《从故宫到故宫》自序,辽海出版社2025年12月第1版)

年末盘点2025最佳电影,我投给维姆·文德斯执导的《完美的日子》。

日本演员役所广司饰演的主角平山,每天的生活都一个样:日复一日,打扫公厕。年纪不小,体力劳动,没有上升空间。怎么看,都和“成功”不沾边,这样的日子,怎能被称为“完美”?

但再看下去,你会意识到一件事,他过的,可能正是很多人梦寐以求,却始终不敢承认自己想要的生活:

每天早上按时起床,开车去不同的公厕做清洁。

工作结束后,去公共澡堂洗澡。晚上去小酒馆,一人食。

他偶尔会去熟悉的酒廊,那里有位好看的老板娘和几个熟人,小酌两杯,离开。

睡前读几页小说。日子重复、单调,却不潦草。像是被他一格一格摆放好的。

他的房间逼仄,但有绿植,有书,有秩序。车里放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文老歌,用磁带。

因为侄女“逃到”他家小住,妹妹寻了过来。妹妹显然属于日本的上流社会,坐着豪车有司机,送给他的餐盒精致而昂贵。他拿着餐盒,似乎陷入往昔回忆。

那一刻你会突然明白一件事——他并不是“没得选”,更不是没能力。他完全可以进入那套体系、稳定、被认可的生活系统。他只是没有继续走下去。

他看的小说、听的歌,充分体现了曾接受过的教育,所拥有的文化审美和精神世界。

他现在的选择是失败,还是逃避?我认为都不是。

是拒绝。是他看清了那种生活背

后的代价,所需付出的时间、情绪、表演和消耗,对他来说不值得。

当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已经完整,就无需外在来证明。他无需自证,更无需解释。

有人会把这种生活称为“低欲望”。然而,这个词用在他身上并不准确。他不是欲望低,而是拒绝为不需要的东西支付代价。

他对生活并不敷衍。认真工作、认真休息;认真洗澡、认真吃饭;认真听歌、认真阅读。

中午,他会去公园吃便当,顺便拍照,捕捉阳光透过树叶留下的光影。不是为了创作,也不是为了记录“有意义的瞬间”,只是为了确认,他看见了今天的阳光。

他活着,且不是将就的活。他并没有对抗世界。更不是躺平。他只是侧身过,站在光的缝隙里,把日子按自己的节奏过。不参与主流价值交换,不把整个人生拿去兑换一个社会认可。

很多人到了中年才慢慢意识到:真正让人疲惫的,不是努力本身,而是,你明明已经很累,却仍然不敢停下来的生活。不是不想过好日子,而是不知道除了“继续往上”,还能否有别的选择。

而平山,用他的日常给了一个答案:可以。

他让我们看到,人可以不再把自己放进价值的兑换系统里。不拿尊严换体面,不拿时间换虚名,不拿一生去换“别人眼里的成功”。

当你不再参与这套兑换,生活反而开始回到自己手里。

所谓完美的日子,不是站在C位,而是在任何位置,都不把生活的选择权,交给他人。

然而,青春筵席散得太快。毕业潮水一来,我们便被冲散。匆忙中,竟忘了留下确切地址。那条由巧合连接的、纤细的通信线,“啪”的一声轻轻断了。没有告别。我们像四颗曾短暂交汇的星,没入各自的轨道。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我早已用笔名杨绣丽开始了写作。她们三人也必定都已为人妇、为人母。卉,那个辫子活泼的少女,是否还住在永年路?山东的杨秀丽,她的人生是否安然?“平”,又去了何方?

这是一个只属于那个迟缓、笨拙却充满意外之喜的年代的童话。那四个曾在纸上诉说梦想的女孩,永远留在了名叫“往事”的河流对岸。而我站在这边,手里握着的,只剩下一支再也寄不出去的、安静的笔。

它们藏在岁月的褶皱里,藏在每一次想家的夜里,温暖了我的岁岁年年。请看明日本栏。

飞鸿往来
责编:郭影



青龙偃月奔江东 武圣智勇保荆州 单刀会(设色纸本)朱刚

侧身而过 ——《完美的日子》观后感 北北

他活着,且不是将就的活。他并没有对抗世界。更不是躺平。他只是侧身过,站在光的缝隙里,把日子按自己的节奏过。不参与主流价值交换,不把整个人生拿去兑换一个社会认可。

很多人到了中年才慢慢意识到:真正让人疲惫的,不是努力本身,而是,你明明已经很累,却仍然不敢停下来的生活。不是不想过好日子,而是不知道除了“继续往上”,还能否有别的选择。

而平山,用他的日常给了一个答案:可以。

他让我们看到,人可以不再把自己放进价值的兑换系统里。不拿尊严换体面,不拿时间换虚名,不拿一生去换“别人眼里的成功”。

当你不再参与这套兑换,生活反而开始回到自己手里。

所谓完美的日子,不是站在C位,而是在任何位置,都不把生活的选择权,交给他人。

然而,青春筵席散得太快。毕业潮水一来,我们便被冲散。匆忙中,竟忘了留下确切地址。那条由巧合连接的、纤细的通信线,“啪”的一声轻轻断了。没有告别。我们像四颗曾短暂交汇的星,没入各自的轨道。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我早已用笔名杨绣丽开始了写作。她们三人也必定都已为人妇、为人母。卉,那个辫子活泼的少女,是否还住在永年路?山东的杨秀丽,她的人生是否安然?“平”,又去了何方?

这是一个只属于那个迟缓、笨拙却充满意外之喜的年代的童话。那四个曾在纸上诉说梦想的女孩,永远留在了名叫“往事”的河流对岸。而我站在这边,手里握着的,只剩下一支再也寄不出去的、安静的笔。

它们藏在岁月的褶皱里,藏在每一次想家的夜里,温暖了我的岁岁年年。请看明日本栏。

飞鸿往来
责编:郭影



纸上的河流

杨绣丽

寄回?怀着冒险的兴奋,我将那页令人困惑的信纸重新折好塞回,又另附短信写明原委,投进了邮筒。

约半月后,回信来了。落款让我惊讶得几乎叫出声——“山东莱州师范三(4)班杨秀丽”。

原来,世上竟有另一个与我同名同姓的杨秀丽!是她的朋友“平”给她写了信。“平”字像极了“卉”;而“莱州”与“崇明”,在邮递员眼里或

是两个模糊地名。一连串微小误差——字迹相仿,地名混淆——竟将我本应去山东的信,送到了我手中。

这奇遇让我们四人——我,卉,山东的杨秀丽,字迹豪爽的“平”——惊喜不已。仿佛茫茫大海中,四盏孤灯偶然却清晰地彼此照见。我们开始通信,四个天南地北的女孩,为彼此打开新鲜的窗。我们谈莱州的海、崇明的风、上海的弄堂,也谈青春期共通的忧伤与憧憬。信纸在空中织成一张温暖的网。

后来,我考上崇明师范,那是乡间孩子可以跳出农门的好出路。我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进去,心里却无多少欢喜。学校孤悬岛缘,寂寥中,卉的信成了我最珍贵的供养。我们谈学业、琐事与朦胧的梦想。信纸很薄,却承载着少女世界的全部重量。

然后,一个奇妙的转折如命运投石,在我生活的湖心漾开涟漪。那是1989年一个寻常冬日。我从传达室取回信,信封上是熟悉的“崇明师范三(4)班杨秀丽收”,字迹也似卉的带着飞扬。我欢喜拆开,读到的却是她说眼睛做了小手术。我立刻回信询问。她的回信很快来了,带着讶异:“我眼睛好好的呀,何时给你写过那样的信?”

我怔住了。宿舍的女孩们围过来。白炽灯光下,我们比对陌生笔迹,忽生主意:何不将这信原封不动照地址